

沈善宝年谱

◇王力坚

摘要:沈善宝(1808—1862),字湘佩,号西湖散人,浙江钱塘人,先后活跃于钱塘与北京的才媛文坛,著有《鸿雪楼诗初集》《鸿雪楼词》及《名媛诗话》。如果说《鸿雪楼诗初集》与《鸿雪楼词》体现了沈善宝的文学成就,那么其后期编撰的《名媛诗话》即最终奠定了沈善宝在清道光年间(1821—1860)女性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当时的才媛也正因为此推崇沈善宝为“闺秀诗坛盟主”“吟坛宗主”。该年谱参考、综合了相关的文史材料,整理、撰述了沈善宝的一生行踪与文学活动及其成就。

关键词:沈善宝;年谱;《鸿雪楼诗初集》;《名媛诗话》;闺秀诗坛盟主

凡例:

一、沈善宝的《鸿雪楼诗初集》(十五卷本)记录了其生活事迹并且有明确的系年编排,因此,也就成为本年谱参考的重要依据。

二、沈善宝事迹主要体现在其所著《名媛诗话》,因此,本年谱主要以该诗话的记录为另一重要依据,并广泛参考其他零散数据如书信、序跋的记述。

三、沈氏的闺友如顾太清、吴藻、关瑛等人的诗词作品,不同程度地记录了与沈氏交往的情形,对沈氏年谱的编撰亦起到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本年谱中不少有关沈氏与闺友交往的记录,就来自其闺友诗集所载(或作为互证)。

四、本年谱的记述体例为:时间(年号/公元/干支)、谱主岁数、时代背景、谱主

事迹(附个别亲友及相关人士事迹)。其中,关于时代背景的记述,始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主要考虑对谱主的影响程度进行有选择地记述,道光二十年前无重要影响,故略。

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一岁。

父沈学琳(1783—1819),浙江钱塘人;母吴浣素(?—1832),出身吴兴望族。宝有长兄笛舟、仲兄啸珊、四弟琴舫、五妹善芳、六弟咏楼、小弟善熙。

刘声木(1876—1959)《女史沈善宝行谊撰述》引张让三序文称:“女史著有《鸿雪楼诗初集》,刊本四卷,始己卯终乙未,盖其十二岁至廿八岁作。”己卯,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鸿雪楼诗初集》卷一所收诗,始于为嘉庆二十四年作,开篇有小序曰:“是年十二岁,所有十一岁以前诗散佚未存。”由是,往前推算即知宝生于嘉庆十三年。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十岁。

故居箫引楼失火,母吴浣素《箫引楼诗文集》毁于火灾,家藏书籍万卷亦悉成灰烬,日后偶见异书辄质衣以购。

全家随父宦离钱塘赴江西义宁(今修水)。宝于道光元年(1821)所作《寄赵蓉裳表姊》四首,其一云:“别来不觉五经春,水远山遥入梦频。忆得凭阑曾迭韵,手执纨扇斗诗新。”道光三年(1823),作《奉慈回浙舟次感怀》四律,其三有句:“七载章江笑宦居,归装只剩一囊书。”可知宝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十岁时全家随父沈学琳离钱塘赴江西义宁。

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十一岁。

冬日,父沈学琳作《弹琴》诗,宝母和作有云:“已成绝调君休讶,不惯循声我亦痴。”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十二岁。

父于江西义宁州判任所,为同官倾轧忿而自裁,卒年三十七岁。母自责,以为前岁《弹琴》和诗有颓丧气,大非佳兆。

宝作《述哀》诗陈述其父亡事,有云:“我父入县城,路仅百余里。牵衣问归期,言别数日耳。讵知凶问来,奇祸降咫尺……直以七尺躯,欲挽世风靡。乱民何足责,政体毋乃弛。我思觅吴钩,愿学赵娥技。左搥仇人胸,右抉谗人齿。自恨弱草质,不栉非男子。况挟病母身,泣血骨欲毁。设我询父亡,更谁承菽水

……”

《鸿雪楼诗初集》卷一收是年诗作共十首，除了上引《述哀》外，其余皆咏物之作，其间多有寓意。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十三岁。

沈家侨寓章江(今江西南昌)。

暮春，庄端红女史以《感怀诗集》寄示宝，宝为之题诗四首，其诗序有云：“读幸百回，未亲淑范；神交两地，恰喜同时。予也生长浙西，随亲江右，笑贻鸣蚓，谬学涂鸦；三载章门，痛大椿之顿挫；一棺萧寺，叹慈竹之无依。”

此外，有《与刘笈云女史味道》及《新秋夜坐柬笈云女史》，据《名媛诗话》卷七介绍，侨寓章江期间，宝与当地才媛刘笈云最为莫逆，笈云为大刀将军刘鋹后人，性刚毅，颇有家风，长宝十余岁，比屋而居，唱和颇多；后忽悟元功，诗亦不作，气质为之大改。日后虽不通音讯，宝仍常有诗作以抒忆念之情。

道光元年(1821)，辛巳，十四岁。

作《寄赵蓉裳表姊》四绝，其一云：“别来不觉五经春，水远山遥入梦频。忆得凭阑曾迭韵，手执纨扇斗诗新。”可见宝离开钱塘已经五年，而在杭时(即十岁前)，亦已有迭韵斗诗的文学交游。另有《感怀》与《菊影》二诗，《感怀》云：“穷途失路复何求？坐对寒檠泪暗流。蓬鬓萧疎荆挽髻，茅檐低小屋如舟。绵绵细雨来长夜，恻恻西风送暮秋。修竹窗前缘底事，琤琮澈晓助依愁。”可见当时其穷困潦倒状。

乌程徐德馨随父宦于章江，与沈母结社唱和，送别沈母诗中有“白苹馆驿休听雨，黄叶山村好赋诗”之句。

沈母作数十首悼亡诗以寄寓对亡夫的哀思，长亲郑雪鸿见而悲之曰：“不减刘令娴之作。”故序而付梓。

丁步珊于乞巧前一日为《绣谱》(尚未付梓)作自序。

道光二年(1822)，壬午，十五岁。

作《春柳》诗二律，咏物怀古。

吊娄妃墓，作诗纪之。

作《端午感怀》，有句云：“欲学曹娥媿不如，当年空费父传书。”

夏，游百花洲。作诗纪其事。

秋日，登高晚眺，感怀赋诗。

道光三年(1823),癸未,十六岁。

春日闲吟,得诗二绝,其二有“幸得诗魔送病魔”句。

秋日,用骚体书怀。

秋,奉母旋里,四弟琴舫仍留滞西江。经江西余干瑞洪镇、浙江桐庐返抵杭州,沿途作《奉慈回浙舟次感怀》四首、《夜过瑞洪镇》《舟中吟望》《桐江夜景》《抵家》诸诗。《奉慈回浙舟次感怀》其三有句:“七载章江笑宦居,归装只剩一囊书。”

为闽友“拈兰图”题诗。

学诗于谭柳源门下。

妹善芳学诗初,有“扑将蝴蝶过邻墙”句,宝甚赏之,善芳由是喜拈管吟哦,然每每艰于结句,此其夭折之证耳。

道光四年(1824),甲申,十七岁。

患胃寒经年不愈,老姬以艾炙之,作诗感赋。

置茉莉花于枕畔,夜半清梦乍回,芳沁肺腑,不知此身之化蝶抑或蝶之化此身,乃赋一律,有句:“诗魂已共花魂化,香雪霏微一枕中。”

作《书灯》诗,有云:“寒檠摇曳夜迟迟,尚对鸡窗笑我痴。四壁萧条留影在,十年攻苦赖君知。”可谓宝寒窗苦读之写照。

作《客船》诗,有云:“年年漂泊逐游鸥,无数青山任去留。春水绿波人赋别,秋江红树客生愁。”可谓宝为养家而辛劳奔波之写照。

先父灵柩尚寄江西,久不得江西之信,因感念赋诗作《寒夜感怀》二首。

秋,先庶祖母杨太孺人染病而歿。宝侍汤药,日夕不离。太孺人心甚不安,危笃之日,犹曰:“此日以病累汝,他时不知以葬累谁?”宝忆此自谓:“盖因杭俗,停棺择地,每至因循数十年不葬,故虑及也。”然实因家境困窘,惟能停棺待葬。

秋,张孟缙侍母随宦赴山东章邱县,孟缙时三十三岁。

道光五年(1825),乙酉,十八岁。

春,闻归佩珊在杭,欲晤无由,为之怅然累年。

业师柳源常以闲云野鹤自喻,每有来杭之意,宝因作《谭柳源师庭锡寄书见忆感答》二首。

碧纱窗下,对雨读《离骚》,有感赋诗。

江西姚树堂寄父以宝父柩久留章水,慨助麦舟俾羈魂得归故土,宝感泣赋诗致谢。

浙江山阴潘虚白(素心)太夫人三子同登新科进士。

道光六年(1826),丙戌,十九岁。

作《西湖柳枝词》六绝,清新可爱。

为“葬花图”题诗:“自怜消瘦不禁春,强起携锄病后身。燕子不来红满地,葬花人是散花人。”前二句似为林黛玉写照。

作《杨花》二绝,其二有句:“红楼十二春如海,何必为萍恨始捐。”

为“绿杨深护倚楼人便面”题诗二绝。

中秋怀谭柳源师,作诗有“三年隔绛帷”句,可知谭为宝在江西所拜之师。

秋夜怀刘笺云女史,作诗有云:“病骨倚愁城,怀君对短檠。”

次陈相之老伯原韵作《秋柳》诗四首。

作《题陈箫楼师诗集》二首,其二有“叨附门墙忽数年”语,因知宝拜陈为师大约在十六、十七岁。诗中自注云:“余诗每多感慨,师常谓非少年所宜。”“余喜填小令,师每称之。”

道光七年(1827),丁亥,二十岁。

作《感怀》云:“弹指流光又一春,强凭曲槛遣愁新。梅花逸韵同高士,香草前生是美人。剩有诗魔消慧业,讵容清梦染纤尘。明知泡影终虚幻,历劫难忘幻里身。”似有禅思佛意,然宝终不佞佛(《名媛诗话》卷四有云:“余性不佞佛”)

怀笺云而赋诗一首,有“秋水人千里,春光捐一弹”之憾。

三月,甬上顾君白为宝点定诗稿,宝赋长诗以谢,有云:“八咏楼中一女子,绣余约略通书史。传经久已失椿阴,问字还欣到槐市(予近年受业于陈箫楼夫子)。……侧聆斯语心景仰,荆州未识神先往。只恨青山隔万重,难凭绿水浮双桨。今春夫子赋归欤,携将诗草投冰壶。冀免贻讥题凤字,敢邀相赏到鸿儒。孰意先生留月旦,珠玑贯若明星灿。不薄金闺脂粉词,转劳玉律宫商按……”可知宝近年受业于陈箫楼,并经业师陈箫楼推荐携带其诗稿请顾君白点定,宝对顾虽有景仰之意却尚未有机会拜师。

读吴苹香夫人《花帘词》稿,赋诗抒怀;另有《满江红·题吴苹香夫人〈花帘词〉稿》二阙。

云间丁步珊夫人来浙,因慕宝名,绘桃花册见赠,二人虽未谋半面,已遽订神交,宝赋诗报谢;又作《步珊夫人归帆已挂犹写梅花见赠赋谢》;续作《题步珊夫人红绿梅横幅却寄》。可知是年宝初与丁步珊结识,却始终惟能谋面,惟能将思念

之情“尽付衍波笺”。《名媛诗话》卷七亦载云：“云间丁步珊佩与余神交七载方得一晤，而七载之中，音问不绝，此唱彼和，不啻聚谈一室……犹记初次寄余一函，题为《梅讯》，内云：‘佩耳芳名久矣……惟是匆匆放棹，一面缘慳……差喜得通芳讯，如挹清芬，便觉此行不负……承嘱绘事，倚装点笔聊赠一枝，寄供妆台，一笑。大作芬芳悱恻，实足弁冕闺英，全集如有副本，尚乞寄赐一观……’”不仅交代了二人神交七载的来龙去脉，还提到尚未完成的《鸿雪楼诗稿》。

是年清和既望（四月十六日），长白富呢扬阿（时以布政使护浙江巡抚，道光十年至十四年任浙江巡抚）经宝师陈箫楼介绍，得读《鸿雪楼诗》未完稿，因感慨宝“胸罗经史，秀韵天成，而逸气豪情溢于楮上”，欣然为之作序。

秋，宝师陈箫楼携《鸿雪楼诗草》稿，囑甫上汤家衡作序。

冬日，以丁步珊所绘之红绿梅幅向吴藻索题，承填小令，情致缠绵，令人神往。

业师陈两桥甫归浙水旋赴云间，宝赋诗二首送别。次年宝为两桥妻丁步珊《绣谱》作后序，亦称“我师母步珊夫人”。

陈箫楼师母徐秋娥夫人辞世。

道光八年（1828），戊子，二十一岁。

弟琴舫赴浙江余姚游幕，宝赋诗《送琴舫弟之余姚》赠别。

先后作《次步珊姊见忆原韵》《答步珊姊》（二首），由诗题可见，对丁步珊的称呼由“夫人”改为“姊”，二人当已结为金兰姊妹。

山左闾邱（寿光境内）七十二岁老人李怡堂（世治）访杭，收宝为弟子，宝作诗《山左李怡堂观察世治来杭过访，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二首。六月上浣，李怡堂为《鸿雪楼诗稿》作序，有云：“钱塘擅天下山水之奇，其灵秀之气往往钟于闺阁。……今老矣，跋涉来游，初意不过冀观钱塘山水之奇耳，而不图于巾幗中得遇此奇伟之才，使久荒笔墨之人见猎心喜，顿忘布鼓雷门之消，则仆仆二千里，不惟得睹山水之奇，并得睹山水灵秀之气所钟之一人，是此行洵属不虚，实余之厚幸也。”

山左李云舫孝廉（湘棗）寄示所著《说剑山房诗稿》，宝为之题诗《山左李云舫孝廉（湘棗）以《说剑山房诗稿》寄示奉题》（四首）。李云舫在清河得读《鸿雪楼诗稿》并题诗寄赠，宝依韵奉答（二首）。

李怡堂作书收宝为义女并召其赴山东寿光，宝作《李观察怡堂师以书见召，并命作螟蛉女，感激赋呈》，有云：“谢庭问字师原父，伏室传经父即师。”

冬,与长兄笛舟同行途经吴江、镇江、清河等地赴山东寿光。行舟途中失窃,长兄笛舟急欲追捕,宝止之。

辞别时,妹善芳握手痛哭,为宝料理行装,私以珠环置其行篋,宝至寿光始知。母吴浣素作《寄长女善宝寿光》,自注:“时因山左李怡堂观察寄为螟蛉女接赴寿光。”途经吴江舟次作诗寄妹善芳;抵达寿光之后,有《渡黄河》《车中感怀》《翻车自嘲》《寿光除夕》诸诗。

赴寿光途经清河(亦称袁浦、袁江)时,宝结识了安邱李金台训导于京先生室李太夫人(史氏),李太夫人抚之为女。李太夫人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别后见怀寄示》其二即当为纪此事:“我昔在袁江,尔适来钱塘。一见寄膝下,事我以高堂。高堂尔有母,尔能承顾复。覩尔境艰难,使我心振触。”李太夫人乃李云舫母,宝与云舫关系因此更为密切,二人互敬互重、惺惺相惜,感情颇为深挚。宝有《呈云舫先生》与《题云舫先生三癖图》诗,或是作于此时。日后亦不乏寄奉唱和之作。

在清河,宝还结识了李湘茵,作《清河呈春晓李观察(湘茵)》诗有云:“为仰官墙赋远游,今朝先幸识荆州。”清南河道总督署驻节于清河,时李湘茵任职于此。这当是宝初识李湘茵,即作此诗反映其景仰贤才、渴望有所作为的心境。另还有《和春晓观察见赠原韵》《再和春晓观察原韵即以告别》,可知宝与李湘茵在清河互动颇频密。日后二人亦多有唱和寄奉之作。

李氏先人于明英宗年间从江南迁徙北上,分居山东安邱、日照、寿光三地。李湘茵父李于星与李湘菜父李于京为亲兄弟,属安邱支系第十五世,故李湘茵与李湘菜为堂兄弟(第十六世)。因此,也就与寿光支系第十一世的李怡堂有密切的宗亲关系(李湘茵在《怡堂散草跋》中称李怡堂为“叔”)。

宝作《秋夜》二首,其一有云:“壮怀忘巾帽,绝域梦封侯(时西陲四城失守)。”所谓“西陲四城”当指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此四城于道光六年被张格尔相继攻陷。道光七年底,张格尔被俘,翌年处死。可见宝关注国是,心怀壮志。

读《红楼梦》有感而戏作一律,有句:“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

宝赋《凤凰台上忆吹箫·寄山左仙妹寿光作》词二首。妹善芳则有《寄善宝姊寿光》诗云:“葭堂虽茂近衰年,况复离心日夜悬。草草报君惟一语,归期须在柳含烟。”

《名媛诗话》卷六载称,善芳作诗咏桃花,词意不祥。

丁步珊自刊《绣谱》,山左才媛李琬遇(李云舫女,李太夫人孙女)为之序,嘉禾荻庐老人朱澄为之后序,宝为之校订并作后序,其后序有云:“我师母步珊夫人

所著《绣谱》一书，尤女红之导师，闺房之善则矣。”并署“钱塘女弟子沈善宝谨序”，可知二人似有亦师亦友关系。

道光九年(1829)，己丑，二十二岁。

长兄笛舟先行返杭，宝作诗《送笛舟大兄回杭》，有云：“高堂应念我，好为说平安。”

三月初三上巳日，与李怡堂之女李倚香同游也园，作《上已与李倚香四姊同游也园》，有句：“看到杏园春似海，不禁离绪忆江乡。”同日又作《题怡堂寄父村居杂咏》四首。而李怡堂《怡堂散草》卷一《村居题词》之三十一又恰是为“受业女弟子沈善宝湘佩”而作：“巡到南檐雪未消，梅花香里玉尘调。眼前事事皆诗料，何用吟鞭指灞桥。”末二句，更似回应宝《上已与李倚香四姊同游也园》中的江乡之思。也园为李怡堂乾隆四十八年建于寿光县城西南西玉村，规模宏阔，厅前有草亭，亭前迭石为假山，山后有蓄鱼池，树木花卉多异品，从西宁移植而来，中有洋河刘阁老府所送明嘉靖进士、书法家王问(1497—1576)书法碑屏。李怡堂时与知己唱和园中。

暮春之际，宝辞归钱塘，作《题画芍药留别倚香四姊》《留别也园》(二首)；刘嘉荫、张学圃二先生制南归诗贻宝。归程途经山东郯县，宝作《郯城寄倚香四姊》云：“道旁垂柳碧毵毵，惯把离情绾再三。忆别也园才十日，雨丝风片已江南。”经扬州，作《侍怡堂寄父游平山堂》，可知宝与其寄父李怡堂同行返杭。经苏州，则作《枫桥夜泊》《舟过虎邱》。

是年仲春，妹善芳患痧疹，庸医误投寒剂，于二月初九日坐逝，年仅二十岁，殁后颜面如生。宝母冀其复活，不忍即殓。次日，满面发出红点。亲戚赴唁者皆泫然叹惜。其时，宝弟琴舫、咏楼由浙江余姚幕中染伤寒归家，小弟雪舫亦患此症。三人连榻呻吟。宝滞鲁未返，其母无从措手。幸得善芳托梦择良方，取药服后诸弟汗出而愈。

清明，宝母作《清明哭次女善芳》诗，有句云：“两月何曾干老泪，一杯聊且慰重泉。”宝母悲痛过甚，数月间双鬓皆白，作《哭女诗》数十章，内有“今日检儿遗稿在，珍藏留待姊归来”句。

返抵杭州，宝方知上述巨变，即作《抵家哭兰仙五妹(妹歿于二月初九日)》八首，有云：“谁信华年似夕晖，乍闻传语尚疑非。拏帷一恸肠俱裂，底事依归汝不归？”(其二)“攀柳临歧泪满衣，玉箫声断雁纷飞。弥留呜咽难成语，犹是凝眸盼我归。”(其六)

夏日,又作《一剪梅·夏日湖上忆兰仙亡妹,兰仙号湘娥》以寄怀念之情。

同时,宝也陪同一起来杭的寄父李怡堂到西湖、云林寺(即灵隐寺)等景区游玩,作《夏日侍怡堂寄父泛舟湖上》与《游云林寺瀑来亭和怡堂寄父作》等诗,并作《寄倚香姊寿光》二首,以表“一样清光两地看”(其二)的思念之情。

中秋,忆妹善芳,复作诗纪之。

除夕,宝母重提善芳前岁寄宝诗有“归期须在柳含烟”之句,宝不禁泪下,酌酒祭奠,因作《除夕忆兰仙妹》。

是年题画诗有《题山水画》《题雨中墨竹》《题盟鸥树图》《题画》《题竹梅》等七首。

为徐星溪洗砚图题诗。徐时任杭州协副将,其“春波洗砚图”一出,大家名流如林则徐(1785—1850)、叶名琛(1807—1859)等争先题咏,寄父李怡堂亦作《题徐星溪都督庆超春波洗砚图》三首。

吴藻《花帘词》刻印。仲秋,张孟缙(时年三十八岁)自山东馆陶(今属河北,其父琦时知馆陶)至京师,作《留别弟妹》诗,张纶英、纨英皆作《送孟缙伯姊入都》诗。

道光十年(1830),庚寅,二十三岁。

梦漂游大海中,一巨龙跃起作欲攫状,惊寤赋诗纪之。

丁步珊来函问讯,宝走笔奉答。

沈母患病,张理庵馈赠多珍,宝赋诗二首致谢。

是年存诗,除《步珊姊书来问讯走笔奉答》《呈张理庵六伯》二首及一记梦诗,二首写春暮与夏夜景色,其余皆咏物之作。

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二十四岁。

二月花朝节,忆妹善芳,作诗二首纪之。

凭吊西湖畔小青墓,赋长诗一首,诗末曰:“吁嗟乎!千秋薄命知多少,伤心只有焚余草。留得西泠土一抔,芳名不逐春光老。”

陈箫楼师辞世,宝作《恭挽箫楼师》志哀。

应刘笠人嘱,次苏东坡韵作长诗一首咏石鼓。

为步珊“十二梅花连理楼小照”题诗,又赋诗咏盆中古梅寄步珊。

张理庵师赴台州,又自台州晋省过访杭州,宝皆有诗作纪之。

夏至,感怀赋诗。

刘湘畹表嫂丧夫，屡次轻生获救，宝赋诗劝慰。

赋诗寄呈清江李湘莖。

除夕，有感穷困艰辛，赋长诗二首。

为张孟缙《澹菴轩初稿》作序，其间有云：“倡予和汝，百幅鸾笺，选韵联吟，一螺翠墨。织成鸳鸯锦五丝，皆交颈之文；按到鹅笙双调，即同心之谱。”

项屏山结识钱孟端于京师。潘素心虚白太夫人长女随宦游。虚白太夫人五儿子登进士榜。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二十五岁。

元夕，坐看烟雨，有感赋诗。

张理庵师以诗文集见示，宝赋诗奉题。

二月下旬，赴杭州名胜孤山赏梅，赋诗纪之，日后亦为“孤山香雪图”题诗。

作诗咏“红拂”“红绡”“红线”。

为桃花便面题诗。

游杭州金沙港，小憩于延青水榭；并于立秋后一日，月夜泛舟西湖。

理庵师为宝点定诗稿，宝赋诗以谢。

秋仲，携弟琴舫赴袁浦（清江，今江苏淮安）售卖书画以助母持家，作《别家（八月初十日）》诗：“百拜辞高堂，远棹袁江水。不桀愧非男，跋涉求甘脂。岂矜书画能，势处不得已。聊分白发忧，瓶罄维罍耻。”启程作《登舟叹》，有“少小耽吟咏，东抹与西涂；既而学丹青，聊复以自娱；岂知陶情举，翻作谋生图”句。时值桃源监生陈端等盗决河堤致灾，宝冒险出发，“如此惊涛真险绝，笑依一叶下扬州”（《放舟口占示两弟》其二）以塘西路为离乡第一程，中秋夜过江苏常州，途中琴舫先回里，宝继续前行，因风阻瓦窑口，再过高邮湖而抵袁浦。沿途舟中书画，刻无暇晷，宵则耽于吟诗。

从袁浦返杭时，作《袁江返棹呈春畹观察》有云：“西风吹吟双蓬鬓。负米无多又放舟。”可知清江售画收获不佳。

作诗呈宝松轩司马，有“子云奇字人争问，文举豪情刺竞投”“笑依未有金钗贄，一幅诗笺当束修”句，可知宝松轩司马亦曾助宝一臂之力，宝以诗为贄致谢。

回程途经扬州，正值重阳，侍陪寄父姚树堂登平山堂，作《重九侍树堂寄父登平山堂》四首。

及至归来，宝母已病重不起九日矣。母亡。宝作《述哀》十首，其一自注：“母弥留之际呼宝名者再三。”其二自注：“宝自八月初赴清江售画，九月中，母感寒

疾，竟至不起，星速遄归，已迟九日，哀哉！”其七自注：“母因诸兄弟失馆，焦灼五中，今俱暂借一枝，母已不及见矣。悲夫！”其九自注：“近年鬻诗售画，原为甘脂计，兹已抱恨终天，笔墨复何所用？”

小弟善熙十四岁，获送至宗文义塾。宝依伯母鲍安人居室，与从妹善禧同榻，授之以唐宋五七言诗。

五月，寄母李太夫人之子李云舫贡举进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丁步珊夫兰溪陈毓柵（两桥）同期举进士，授吏部主事。

仲夏，叔父沈纶新病逝。

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二十六岁。

三月初十日，师陈毓柵病歿于京寓，宝作《寄挽两桥先生》四首。陈妻丁步珊于兰溪北上，途经钱塘，与宝短暂把晤。陈毓柵歿后，嗣续无人，步珊抚三女藉女红以度日，境遇困厄。

三月十二日，小弟善熙卒于义塾，卒年十五岁。沈父歿时，善熙甫百日，稍长从即从宝读书，沈母弃养之年，送至宗文义塾，满望接续书香，不意中邪而殒，宝悲伤至极，因作《哭小弟善熙》六首。作《自伤》诗云：“敢矜笔墨作生涯，菽水难谋事可嗟。椿树无阴留几席，荆枝半误是烟花。冲寒远踏三齐雪（戊子冬月，远赴山左，[己]丑夏始回），破浪危乘八月槎（去秋赴清江，适逢河决）。负米归来亲弃养，伤心血泪染衰麻。”作《满江红·端阳感成》有曰：“死别生离，半年内，肝肠寸裂。”作《除夕祭诗》，缅怀其成长过程中所受母教及痛失慈亲的经历。

清明扫墓，先后作《清明展先慈墓泣成》二首与《清明后十日扫墓归经孤山见落梅满地有感》二首，以表思念慈亲之情。时二兄及四弟游幕在外。

张理庵师转饷入都，寄父姚树堂回里，宝皆赋诗送行。

张理庵师自都返浙，即致函宝索所作新诗，宝赋诗二首作答。

作《寄步珊姊兰溪》云：“神交七载系离思，不道相逢在路歧。我已无依君失意，一杯重话定何时？”

致诗函与江西之旧日闺友刘笈云。

代弟禹卿（咏楼）作崇文书院课题《天台桃源行》。

九月，沈母忌辰，作《先慈冥忌泣成》。

秋，相继吊岳武穆王、韩蕲王、于忠肃公等墓，谒表忠观，登放鹤亭，并皆作诗以纪。

秋日，病重，琴舫自慈溪回里，为宝调药饵并劝进药汤；宝愈，琴舫却卧病

三月。

有《留别西湖》《西湖杂忆》等诗，似曾短暂外出。

秋寒渐深，作《消寒八咏》，分别咏补窗、赋裘、围炉、烘砚、煮雪、酿酝、访梅、问雁。

除夕，作祭诗，自陈“余性嗜词章，幼耽翰墨；登山临水，借蛮笺以纪遨游；陟岵望云，托湘管而申哀”，诉说近年来家庭哀事连连。

钱孟端随翁及夫离京赴滇，项屏山送于野，泣涕而别；不期钱孟端竟病逝于滇，卒年三十岁。屏山作《祭钱孟端》，宝读之“不知是墨是泪，令人增兰谱之谊”。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二十七岁。

元夕(正月十五上元节)，偕从妹湘卿(善禧)于山楼赏月，作诗以纪之。仲春上浣，泛舟湖上，探梅孤屿(即孤山)，口占六绝。

三月十五日，登凤凰山游玩，观赏南宋御教场排衙石；归来途经慈云岭(凤凰山与玉皇山的分界岭)俯瞰八卦田菜花，因赋诗纪之。

为卓文君、卫茂漪、苏若兰、姜媵、吾绛仙、黄崇嘏、木兰、洗夫人、韩夫人、秦良玉等仕女图题诗。

七月七日，湖上观莲，重过莲池庵。

夏夜听雨，读《南华经》，倦意渺茫，赋诗抒怀。

中秋，初无月，赋诗憾之，诗成而月出，复占一绝。

游理安寺、虎跑寺并作诗纪之。

丁步珊于秋雨绵绵中过杭，宝未获一晤，怅然有感，赋诗纪之。时宝家艰窘，承步珊遗债多珍。

凭吊苏小小墓，赋诗纪之。

寄父黄武陵由江西返杭，出诗文集见示，宝因率题二诗。

黄颖卿(履)夫人赠诗，宝复作《和黄颖卿夫人履见赠之作》二首，其一有“扫眉久羨黄崇嘏，当代才华又见君”句。

九月，母冥忌两周年，本拟售画筹集葬费，却未及半数，哀感赋诗《先慈二周冥忌泣成》，有云：“一抔恨未安窀穸，闺阁文章不救贫(本拟售画积金为葬亲之费，至今十未得五，哀哉)!”。

小春(十月)八日，黄颖卿夫人邀往夏园赏菊。

年来售诗鬻画，秋深葬资尚未就绪，幸入冬后售画数十幅，遂克集，终于仲冬十六日，敬安窀穸，八棺并葬于丁家山：先伯祖育亭公暨庶伯祖母邵孺人(歿俱二

十余年,停柩未葬)、先庶祖母杨太孺人(道光四年秋歿)、叔纶新(道光十二年仲夏病逝)及宝父母暨妹善芳弟善熙。因赋诗七首以纪之。

作《减琴舫弟》,其间有云:“随任之豫章,毛羽犹未丰。大椿遽摧折,无告呼苍穹。匍匐归故里,萧条四壁空。我以画奉母,聊佐甘旨供。汝依人篱下,藜藿仅得充。”可见艰辛窘境;又云:“艰难谁复恤,萁豆煎偏工(谓大兄八弟)。”可知兄弟不和更添烦扰。

琴舫游幕远出,从此下落不明。

寄母李太夫人人都。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二十八岁。

新年与友人分题咏物,作《龙灯》《风筝》诗。

早春,到湖上、孤山探梅,偕龚瑟君题诗壁上。赋诗纪之并柬约黄颖卿夫人。

春分前一日,梁楚生太夫人暨许云林、鲍玉士女史偕看盆梅,兼听吴苹香、黄颖卿两夫人鼓琴,宝即席口占二首;许云林寄示和章,宝即走笔奉答,有“依似梅花卿似月,清辉照澈素心同”句。

自题默林觅句小照图,并题云林夫人湖心沁琴图,以及题为云林令姒孙松岑所作寒江独钓图。

四月十七日,与许云林、龚瑟君宴晤,云林鼓《三弄》;宝作《清和望后二日,云林夫人招饮斋中,得晤龚瑟君夫人自璋,即席赋赠》,有“何幸金兰许同谱,敢将俚句易新诗”句;许云林和作,有“许订三生情倍重,频挥十指意忘疲”句;龚瑟君和作,有“追陪已幸生同世,倾倒何嫌恨见迟”句。宝再作《瑟君姊以和作见示迭韵奉答》,有“心倾十载纆输款”句。

龚瑟君以折柳图小照嘱题,图系归佩珊夫人懋仪别后所摹寄者,系诗其上,情致缠绵,读之如见两人交谊。宝企慕之余,率题三绝,其二有句:“依今初识金闺彦,莫便攀条唱渭城(时将荣赴石港任所)。”其三有句:“十载吟坛仰素心,披图何幸读清吟。”其三末注:“己酉春,闻佩珊在杭,欲晤无由,至今怅怅。”

龚瑟君将赴石港(隶属扬州府),宝作《送瑟君姊之任石港》二首,其一有云:“才向西湖联雀舫,那堪南浦唱骊歌……闻说广陵涛可赋,早将锦句寄微波。”

谒龚瑟君父龚丽正(号闾斋)。

夏日,梁楚生太夫人(德绳)见有以夜来香穿成鸚鵡形者,茉莉为架,制绝工巧,遂作小启征诗。启出,和者如云,宝赋七古一篇。同社诸彦咸集许云林宅中,梁楚生太夫人首倡“夜来香鸚鵡诗”,众人奉和。

立秋日，偕云林夫人山楼玩月并作联句二首，时二人同时接瑟君石港手札。

与友人分韵赋诗，作《日圭》《日簪花》《络纬》《壶庐》《七夕前一日》《翡翠鱼》《采菱曲》《盆中红梅》等。并作《分咏席上诸果》，所咏包括菱角、藕、芡实、苹果、梨、梧子、石榴、花红、蒲桃、枣、兰花豆、桂花栗等。

雨中观钱塘江大潮，赋诗纪之，触景怀古，有云：“风云怒卷波澎湃，龛猪斜吞影动摇。霸越沼吴成往事，英雄千古恨难消。”

作《秋日感怀》十五首，忆念往事，记述今时。《秋日感怀》，亦称《秋怀》，《名媛诗话》卷二载：“余有《秋怀》十五律，颇为一时传颂。”卷七称：“余未入都之前，（虚白）太夫人见余《秋怀诗》十五章，深为激赏。”

许云林携琴过访，演奏古琴曲《平沙落雁》。

得南昌姚慧卿、淑卿姊妹诗札。二人为寄父姚树堂之女。

时丁步珊在松江、龚瑟君在邗江，久不通音讯。

为朱佩苍“煮字疗饥图”题诗。

刘笠人寄来《雨窗》诗，宝步原韵和作二律。

初冬，泛舟湖上，感而赋诗。

赋诗咏曹娥、赵娥、谢娥、黄娥。

许云林染恙，宝冒雨造访之，云林以诗集全稿见示。宝作《雨中访云林姊》四首，其三有云：“金闺俊彦谁能匹，只有璇玑巧思同。”

初冬七日，晤鲍玉士于南屏山（西湖南岸），初九再至南屏，未获重晤；闻玉士染恙，诗以询之。

山楼望雪，赋长诗寄瑟君。

为黄韵珊孝廉《凌波影传奇》题诗四绝。

季冬上浣，探梅孤屿口占二绝。

十二月十五日，再偕云林探梅孤屿，登巢居阁远眺，因怀龚瑟君，赋诗一首，有“惆怅广陵无雁到，折枝谁与寄江乡”句。

岁暮，感怀赋诗有句：“声声羯鼓催残腊，袖手看云泪暗流。”

安徽来安武凌云举进士，后历任礼部主事、吏部郎中、山西朔平府知府。

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二十九岁。

试灯日（正月十三日），与许云林同往探梅，野梅临水，修竹干云，冷香扑面，尘虑全消；因作联句，有“游兴吟情”云尔。初夏，与吴苹香、茵香姐妹及席怡珊、许云林泛舟皋亭，看桃李绿荫，新翠如潮，水天一碧；因有赏绿之游，并有隔舫联

吟之作。

正月下旬，偕云林往孤屿观梅，鼓琴花下。

病疟甚，《鸿雪楼诗初集》（四卷本）获师张理庵删定并付梓。

金兰闺友丁步珊春日为宝诗集作序有云：“祇以匆匆返棹，仓卒时未酬白雪之歌；更恨草草赴松，咫尺间又值秋霖之阻。四年契阔，五内怀思，兹远惠一编，不啻荣瞻七宝。”前二句，当说道光十三年（1833）丁沈二人首次把晤于杭；三四句当说道光十四年（1834），丁步珊雨中过杭，宝未获一晤之事；后四句则表明道光十四年后二人未曾再会晤，丁仅凭“远惠”之诗稿作序。鲍玉士则为之题词曰：“关心菽水贫而乐，放眼云山壮且悲。”宝视为“知己之言”。

孟夏中浣，安徽布政使佟景文（谨堂）受宝师张理庵嘱托，亦为宝诗集作序。

宝诗集——包括四卷本与十五卷本——均未收本年诗作。

许云林随宦入都。

佟景文卒。

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三十岁。

正月元日，骤晴，庭梅舒萼。宝病起喜而赋诗。

作诗二首寄都中云林。其二有云：“一自分襟后，无端二竖侵。”

正月下旬，阴雨初晴，宝扶病冲寒湖上，赴孤屿观梅，赋诗一律。

花朝日（仲春二月十五日），独游西湖，赋诗二绝。

清明前五日，半山赏花并访沈仲英园林，赋诗四绝。

寄父李怡堂逝世，享年八十一岁。宝作诗八首悼之。

读李怡堂诗集，怆然有感赋诗。

楚中孙春台二尹转饷黔州，于飞云岩拾一小石山，邱壑天成，归浙示客，且征诗，宝为之赋长诗一律。

为钟进士《夜巡图》题诗一律。

作《续题仕女图》诗十首，分别咏曹大家（班昭）、班婕妤、蔡文姬、王明妃（昭君）、江采苹、冯嫫、缙紫、谢道韞、平阳公主、宋若昭。

作《消暑杂咏》组诗十首，意趣盎然。

完成《鸿雪楼词》，卷末题记有云：“丁酉中秋后四日，苹香姊吴藻拜读僭选。”

仲秋，受寄母李太夫人所召，宝即将北行入京，吴藻约鲍玉士与周暖姝在香南雪北庐为宝饯行，宝作留别三章，吴等和之。关瑛亦作《高阳台·送沈湘佩入都》。

远行在即，众亲墓前垂泪辞别。

母辞世后，宝依伯母鲍安人居；临别，伯母鲍安人牵衣训语，临歧泪下；从妹善禧（湘卿）亦依依垂泣，不忍分襟。

行经河北入京。《名媛诗话》卷二有载：“凡由王家营（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入都，一路尘沙扑面，饮食粗恶，风霜途露之苦，不特无物可口，兼且无景可目；惟赵北口（今属河北省安新县）之十二联桥，垂杨拂水，鱼艇参差，颇觉眼界一清；而鲜鲫肥美，价又极廉，行客到此，莫不饱啖。此饌更宜南人。余至赵北口，食鲫口占云：‘仆痛马瘁倦长途，今日登盘乐有余。寄语朱门弹铗客，从今莫更叹无鱼。’”可见宝颇为不适应甚至说是讨厌北方的环境与饮食，对赵北口的喜爱，盖因其酷似江南风光与“鲜鲫肥美”“更宜南人”的肴饌。

赴京途中，作《临平道中》《过嘉禾三塔寺》《晚泊江口》《晓渡扬子江》《雄县道中》诸诗。过地处京畿的涿州时，业师张理庵亲送宝入都，腊月张再次入都探视宝。

冬，宝抵京，寄母李太夫人扫舍相赠。宝感激赋诗，有云：“寄生欣有托，所履尽康庄。”

作《抵都口占》云：“不惮驰驱赴帝京，要将文字动公卿。红闺弱质知多少，谁学孤鸿事远征？”

喜晤许云林，谈及都中海棠之盛，云林招游广安门外天宁寺，宝赠诗二绝；许亦回和二绝，其一云：“软红一载逐尘寰，每忆西泠水一湾。客舍重逢如梦境，西山影里话湖山。”

晋谒山阴虚白太夫人，作诗二首以呈，蒙刮目奖许。

晤满族名媛顾太清于许云林处，呈以《鸿雪楼诗集》，太清因作《题钱塘女史沈湘佩〈鸿雪楼诗集〉二首》，云：“轻帆双桨御风来，示我云编快展开。佳句读来嫌太酽，怀君空负济川才。”“巾幗英雄异俗流，江南江北任遨游。萧条行李春明路，半载新诗半载愁。”亦作词《题湘佩〈鸿雪楼词选〉》，调寄《一丛花》；又作《迭前韵答湘佩》，有云：“初逢宛似旧相识，更羨当筵七步才。”《再迭韵答湘佩》，有云：“从容笑语无拘束，始信闺中俊逸才。”宝作《和宗室太清夫人题拙集原韵》二绝，其二云：“敢将姓氏谒名流，鸿爪无端作远游。十丈软红尘扑面，何人开卷识依愁？”宝蒙太清刮目倾心，面订金兰，作二诗以呈，其二云：“健笔雄词据上流，春明烟景助清游。龙门千尺容攀附，消尽寒闺羁旅愁。”

与太清同游天游阁。

访邱云绮，邱《题〈鸿雪楼初集〉》云：“一编冰雪净聪明，蕙质兰心气味清。腕

底簪花传妙格，风前柳絮畅幽情。扫眉果见真才子，不栉依然太瘦生。想到拈毫人寂处，推敲五夜剔残檠。”

虚白太夫人女汪恂如作《题〈鸿雪楼初集〉》：“蓼莪读罢暗伤神，宦岁能安效古人。廿载辛勤承子职，此生不愧女儿身。”

文孔修司徒、鄂松亭(恒)学士均为《鸿雪楼诗初集》题辞。宝作诗以和。

偕许云林赏玩金鳌玉蝾雪景。

义兄李云舫随文孔修使滦河。宝作诗送行。

陈敦蕙闻宝才而访之，读其诗遂有意于诗。

访余淑辛(翰林陈光亨室)。

与山西太谷温润清(如玉)相识，视为莫逆。

见拱璧缘弹词纪乌程徐德馨夫妇事，甚悉，惟姓氏稍讹耳。

雪夜作诗三首寄吴萃香、鲍玉士，其二云：“西湖几度泛扁舟，飞盏联吟浣俗愁。花影一帘人绝世，教依能不忆杭州！”

作《题葬花图》。

长至(冬至)怀从妹善禧，作诗以寄。

正月七日，许云姜夫妇扶母柩归扬州，太清赋诗送行。

石珊枝离京南归。暮秋，李纫兰随宦往大梁(开封)，太清作《金缕曲》送之。

冬，项屏山子妇石珊枝歿于杭州，卒年五十六岁；翌春，顾太清闻讯，赋诗遥挽，有云：“去年别我秋风里，今日哭君春雨时。”

李湘莛时于清河任南河道河库道，因库存与卷册不符，被褫职。

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三十一岁。

春日，宝随寄母李太夫人往谒文孔修母富察太夫人，太夫人拂拭奖许，此后顾复优厚，宝亦依恋若老亲焉。

暮春，郭润玉(笙愉)自粤入都，与宝把晤于寄母李太夫人处，小诗赠答，一往情深。

作诗四首和汤海秋(鹏)。汤为人耿直，意气踔厉，高才博学，声华藉甚，有谓“道光朝士无不知湖南有海秋汤鹏者”。

暮春三月，张理庵辞世，弥留之际赋诗赠宝，四月十九日下葬。宝作诗《恭挽张理庵六伯》《莫春下浣闻张理庵六伯于四月十九日安葬泣赋》。

为烈妇刘公氏作挽诗二首。为魏贞女截指图遗照题诗。

为陈比部山帽母仇太君《纺织图》题诗。

作诗四首为好友张孟缙题“陶山赠别吟卷”。

四月上浣，与云林游昆明湖，二人皆作诗纪游。

应云林招游丰台观赏芍药，有感赋诗。

城南右安门外尺五庄观莲，宝赋诗四首索云林和。

浙江海盐朱小苴(葆瑛)工分隶，笔情妍媚，诗亦楚楚有致，著有《小莲花室诗词稿》，宝为之作诗题“小莲花室学隶图”。

六月初伏，阴雨绵绵，宝凭窗展读张理庵遗诗，有感赋诗。

六月九日，太清邀云林及宝往尺五庄赏荷花，座中次宝前游诗韵，宝亦依次奉答四首。

六月二十五日，太清再次与云林及宝往尺五庄赏荷花，过三官庙见桂花已开，有感于“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同时可见，归来赋诗纪之。

夏夜与云林纳凉，作《暑夕不寐与云林夜话》，诗末云：“故乡烟水里，相对忆西湖。”二人同作《都中消夏四咏》，分咏竹、冷布、冰盃、花帚。宝《冰盃》结句云：“平生有热血，肯为尔消融。”寄母李太夫人赏其豪迈。宝另有《夏夜纳凉与云林同作》。

作诗四首题赠郭润玉《梧笙馆诗集》。

秋日忆张理庵，赋诗。

由寄母李太夫人择配遣嫁，归于安徽来安武凌云为继室。武有长子友怡、次女笈霞、次子友惇、幼女紫薇，皆出于前室章恭人。宝于归后，富察太夫人训云：“尔今作妇，非在家时比，尤须孝贤勤俭，勿恃才华而生傲慢。”

秋日，与云林登陶然亭，思乡怀友，赋诗唱和。宝赋诗《和云林秋日登陶然亭怀故乡闺友作》，诗中注曰：“自丙申初夏，与诸闺友泛舟玩皋亭绿阴后，胜游未继。”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探病张孟缙。孟缙索句，二人往复唱和。宝为孟缙《澹菴轩诗集》题诗。

深秋，郭润玉随夫婿李石梧中丞赴汴梁，宝往送别，袖诗以赠曰：“神交纔得挹丰标，倡和新诗慰寂寥。花落金台联绣袂，云移民岳逐星轺。万山红树诗情丽，九曲黄河别梦遥。一曲骊歌一杯酒，客中送客最魂销。”笈愉读之，泪沾襟袖；至汴梁寄和云：“金台半载挹清标，赠我瑶华慰寂寥。闺阁乍欣联雁序，关山忽遣度星轺。燕云缥缈离情切，洛水驰驱驿路遥。忍忆河梁临别语，西风残柳黯魂销。”

暮秋，寄父姚树堂辞世，宝作诗八首哀悼。

长兄笛舟至京，两鬓渐苍，深悔与大弟琴舫不和以致琴舫出走不归。

宝读《聊斋志异》有感，赋诗二首纪之。

李纫兰随宦客大梁，太清有《同云林湘佩游尺五庄怀纫兰作》诗纪之。

七月七日，太清夫奕绘弃世。

汪端逝世，卒年四十六岁。腊月底，郭润玉逝世，卒年四十二岁。

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三十二岁。

正月初，郭润玉子妇郭智珠辞世，卒年十八岁；婆媳半月内相继辞世，宝闻讯不胜悲骇伤悼。完颜华香(佛芸保)曾从郭智珠学琴，有《寄怀智珠师》诗云：“一纸书传万里心，何年仍复听琴音。平沙旧曲今谁授，多少离怀托苦吟。兰闺梦不到天涯，南北云山道路赊。又是中天秋月朗，夜深应更忆京华。”

宝作长安灯词四绝。

汪瑟友恂赠诗，宝步原韵和之。

潘虚白太夫人以元夕所购牡丹作见示，并索求宝和作二首。

作《和外子见怀原韵》二首，此为宝诗集中首次出现有关武陵云的诗。

步章曲江诗原韵赋诗二绝并祝五旬寿诞。

宝读鄂松亭感怀诗，依韵作诗二首以和。时鄂左迁水部。

夏日，云林、太清携奕钊游拈花寺及夕照寺，并作诗纪游，宝因病未能成行，作诗奉和。

初秋，访太清丧夫后所迁新居，闻屏山、云林鼓琴，宝作诗四首，既表哀思：“二十一篇鸿烈在，淮南宾客也神伤。”(其三)亦劝慰太清“劝君多种忘忧草，瘦到吟腰已十分。”(其二)

八月十六日，与云林、太清及霞仙雨中同游八宝山，云林、太清有诗纪之，宝与太清亦有词唱和之。

读太清、云林游万柳堂拈花寺所作诗，作诗二首和之。

暮秋下浣，与太清、云林、伯芳集于屏山翰墨和鸣馆，听屏山、太清、云林鼓琴。宝作《听琴曲》诗纪之。

作诗四首忆西湖早梅，有曰：“风雪无涯系远思，孤山又是小春时。”(其一)

秋日，与顾太清、项屏山、许云林、钱伯芳结“秋红吟社”。初集咏牵牛花，用《鹊桥仙》调。该诗社成员还有满族才媛棟鄂武庄(辅国公祥竹轩夫人)、棟鄂少如(太清五儿媳秀塘之母)、富察蕊仙和太清妹顾霞仙，以及云姜、李纫兰等。

“秋红吟社”相继以“秋柳”“寻辽后梳妆台故址”“冰床”“暖炕”“忆西湖早梅”等为题赋诗；另外，还以《凄凉犯》《高山流水》《鹊桥仙》《塞上秋》诸调，作咏物词

“残荷”“听琴”“牵牛”“雁来红”等。

秋，陈文述托弟子许云林以莲花笺一卷墨二锭赠顾太清，太清鄙其为人，避而不受。

陈文述以己诸著作见示索题，宝为之一一题诗八首。陈文述曾为秋红吟社鉴定社中课题，以宝作冠场。

冬日，潘虚白太夫人赠木瓜杨梅并赋诗，宝作诗四首以和。亦以潘《雪中见怀》原韵作和二首。潘屡为社中课题诗鉴定，视宝为“滴仙才”。

张又苏舅父展覲入都，仍回大邑之任，宝赋诗四绝送别。

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三十三岁。

五月二十九日，英舰封锁珠江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六月三十日，英舰封锁宁波及长江，旋北赴天津。

用伯芳诗原韵作诗二首题太清《听雪图》。

春日，新雨初晴，诗社活动，宝以社中课题作《女游仙》诗六首。

四月八日，同屏山、云林、太清、霞仙游翠微山(西山余脉)，宝作诗纪之，有云：“振衣绝巘快登临，放眼川原豁素襟。”太清亦作诗次宝韵，有云：“问水登山几度临，壮游聊可散烦襟。”

四月二十六日，酷暑久旱，张孟缙招饮赏芍药，晤董闰媛。

虚白太夫人赠以荷花、莲蓬，并系以诗，宝作诗赠答致谢。

太清赠桂花，宝赋诗以谢。

宝所作《七夕感怀》《感成呈松亭兄》《秋夜听雨呈外》等诗，不同程度反映了鸦片战争时局。

小春下浣，同里余季瑛集太清、云林、云姜、张佩吉及宝于寓园绿净山房(北京西南天池山下)赏菊。花容掩映，人意欢欣，形迹既忘，觥筹交错，宝即席赋诗，诸闺友次辰和作，新诗迭出，亦一时之胜会。

弟琴舫离家六载无消息，宝伤感不已，作诗忆之。时二兄啸珊滞京，辛苦觅稻粱。

嘱太清为《清惠堂遗印诗》题词，太清因赋《水调歌头》一阙。张孟缙与关瑛亦有同题词作《百字令·题清惠堂遗印》。

“秋红吟社”以“咏白海棠”为题赋词，调寄《玉烛新》。

陈文述寄云林信中伪称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太清斥其做法“殊属荒唐，尤觉可笑”，遂用其韵以记其事。

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三十四岁。

一月,清廷对英宣战。五月,清廷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英舰北犯,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

立春后三日,偕孟缙、伯芳谒虚白太夫人,共论时事,虚白太夫人激烈慷慨,足令须眉闻之生愧。宝因作诗三首奉和,有云:“蛾眉独抱英雄志,国事关心白发催。”(其三)

一月,清廷对英宣战,李湘棻随奕山赴广东剿办军务。宝作《送云舫十兄从军东粤即用松亭三兄原韵》诗云:“珍重驱兵暂枕戈,春深细柳听鸡鼃。悬知碧海驰名远,定为苍生造福多。虎帐日高飞羽檄,狼星夜落奏饶歌。平夷廿策无遗觅,借箸儒生有几何(十兄曾著《平夷二十策》)?”

作《和虚白太夫人春雪抒怀原韵》二首,有曰:“诗真清似雪,人亦瘦于梅。”(其二)

为《孤山春晓》题诗以和虚白老人原韵。

润三月三日,与太清、云林于红雨轩赏海棠,座中分咏,调寄《惜余春慢》,用有正味斋韵。

赵淑芳离京回皖,宝花前送行,日后有诗句:“看花易触旅人愁”。

初夏四月五日,余季瑛招赏芍药,时赵淑芳将赋南归,宝口占一诗赠别,有云:“花间把酒屡谈诗,可惜相逢无几时。”

夏日,过圆明园,有感而发作《夏日过圆明园途中口占》云:“绿阴深处乱蝉鸣,一抹斜阳送晚晴。自笑浮生劳似毂,碧山如画忆江城。”观赏圆明园扇子湖(即前湖)莲花,并赋诗咏之。

六月十六日,孟缙招饮挹爽亭,喜晤恽岫云,时孟缙诵《九成宫赋》,音节铿锵。宝即席赋诗。

虚白太夫人以夜来香见赠,宝赋诗以谢。

作诗四首寄龚瑟君,时龚随宦江苏通州石港,其二有云:“湖上联吟侣,飞琼共采鸾。怜余诗胆大,爱子酒杯宽。”其四云:“皇都天下胜,琴剑作斯游。旧雨联车话(余初至都日与云林同车出入),慈帏扫榻留(入都即蒙安邱李寄母史太恭人除舍相留)。岂知萍水客,来结凤鸾俦。迢递云山远,难消故国愁。”

秋雨卧病,百感交集,赋诗呈夫武凌云。诸闺友闻讯,馈饷不绝。

重阳前虚白太夫人惠赠菊花,宝赋诗以谢,有云:“也是诗人坚晚节,岂同凡卉艳春阳。”

接杭州来函,感慨赋诗有曰:“传来风鹤真堪恨,想到饥鸿倍少怜。安得孝侯三尺剑,海氛顷刻靖南天。”时杭州富民尽室迁移,大中丞刘玉坡招米商命平糶。

冬,余季瑛随宦甘肃西宁。濒行,宝赠诗四首。

张纶英、包孟仪各寄一联赠宝,写作俱佳,闺中罕觐;孟仪赠联云:“卷中柳絮倾心久,梦里梅花识面时。”

虚白太夫人作《辛丑初冬病愈感时示儿辈》八章录示宝,有云:“故里传风鹤(时夷逆据宁波),松楸恐未安。梦回千里外,钟响五更残。”

仲冬,许定生诣白门(今南京)过访,适高韵生于归李氏,结缡三日,而新婚从征。高韵生与许定生相聚十日,朝夕联吟,颇有不胜哀怨之意。

十一月十一日,富察太夫人卒,临终口诵佛号不绝,闻者无不伤感。宝欲作挽词,未就,读李太夫人所作五律二首,觉情真语挚,包括生平,遂不敢落笔矣。时李太夫人子李云舫及宝夫武凌云悉为富察太夫人子文庆尚书门下士。

岁暮,感慨时局,赋诗有云:“故里惊烟火,新愁灼肺肝。捷音何日至,魂梦未能安。”

太清作《题李太夫人小照》,有句:“四年前识夫人面,今向图中得见之。”内注:“时云舫从征粤东,赏戴花翎,授湖北郧阳知府。”按:李太夫人道光十四年即入京,至今(道光二十一年)已七年,太清识李太夫人于四年前,当是宝抵京之时,或即是因宝而方识李太夫人。

姨吴鬻云及庶祖母金太孺人下世。

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三十五岁。

五月,英军进犯宝山,分道陷上海、镇江,复攻入江宁。八月二十九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春,湘南张兰芬(声琇)随宦入都,宝晤其于楚北陈仙九(敦蕙)席上,言谈半晌,倾倒平生。张以七律见赠,宝次韵报之。

龚瑟君子病逝,媳朱荭洲殉节,宝为之作挽诗一首。

春,送寄母李太夫人率眷归里,赋诗二首以送。日后,又作《日来风雪交作感成寄李寄母》,有曰:“思亲千点泪,望远九回肠。”

潘虚白太夫人八十寿辰,宝致诗四首祝贺。虚白太夫人以《八十自寿》诗见示,宝依韵奉答,诗末曰:“何幸微才依末坐,得分珠草读瑶华。”虚白太夫人以长孙女沚香为宝螟蛉女。

谷雨前三日,向太清乞海棠,太清复云:“海棠已嫁东风去,绿叶成荫子

满枝。”

谷雨，太清集宝与“秋红吟社”同人蕊仙、珍庄、屏山、云林、仲绚、伯芳等于天游阁赏海棠。前数日，狂风大作，园中花已零落，只有妙香室所藏二盆尚娇艳怡人，诸君即分咏盆中海棠，各赋七言绝句四首。太清妹霞仙（旭）是日未到，次日寄四诗至，颇堪压倒元白。太清女以文（载道），年仅十五岁，作《净业湖观莲和善宝姊原韵》，颇显才贍学富。日后，宝又作《落花和太清韵》二首。时宝患霍乱，仍力疾赋诗。

清和望后二日（四月十七日），仲绚招看园中芍药，宝为之赋诗二首；时季瑛随宦西宁，宝看芍药有感而赋诗怀之。

荷花生日（六月二十四日），宝过淡菊轩时，孟缙初病起，因论夷务（鸦片战争）未平，养痍成患，相对扼腕。孟缙出其近作《念奴娇》半阙，宝续后半阙。虽出两手，气颇贯串。

夏，送温润清（如玉）随宦出都赴黔，临歧执宝手痛哭。宝赋诗四首送行。宝与润清，苔岑夙契，兰谱今盟，五载深交，性情俱洽；一句不晤，馈问频贻。扶持于疾病之间，关切乎寒暄之外。润清以幼子寄宝膝下。五月，润清抵和州，欲奉嗣姑赴任，因夷警日逼，姑随夫弟眷属回里（徽州）；七月朔，润清随夫续程赴黔，时夫妇俱病店，停舟安庆，觅医诊治，八月二十六日润清卒于舟次，终年三十四岁。润清风神绝世，与宝最为莫逆。宝闻其夭逝，悲痛欲绝，大病三月方愈。润清母李太夫人于法源寺为之设位，并诵经追荐。宝哭之以诗六首，有“自闻远宦领黔州，不待临歧泪雨流；素腕瘦来无一握，风霜早已为君愁”（其一），“五年聚首感情真，视我浑如手足亲；空有他年鸡黍约，难持杯酒奠江滨”（其三）等句。

观赏芍药，感怀随宦西宁之季瑛。

作《秋窗四咏和虚白老人韵》，分咏牵牛花、秋海棠、六月菊、玉簪花。

蔡清华夫人“未曾识面久倾心”，每写尺幅见贻，宝感激赋诗四首以志谢。

接从妹善禧致函，叙说杭州去冬大雪六昼夜，空山积雪至盈丈，孤屿梅花尽遭冻损，且春来未见着花，作诗有云：“欲寄梅花花不发，故园多少可怜春。”宝读之怅惘累日，因成二绝云：“绵绵离绪远难伸，又为梅花感慨频。雪虐风饕何太甚，枝南枝北待回春。”“一株红映绣窗前，月助丰神雪助妍。不识数年离别后，春风花发可依然妹（窗前余曾植红梅一株，来书未及，不知无恙否）？”

接又苏舅父来书，有感赋诗。

松亭三兄以游潭柘寺长古示宝，宝为之赋一律。

作《病中感怀》有云：“冷宦频年未展眉，重重离恨寸心悲（李寄母回山左，温

润清弃世)……平生结习终难改,病到无聊又赋诗。”

伤离惜别,抑郁无聊,遂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开始编撰《名媛诗话》。

仲秋,下弦之夕,梦乘小舟,见绿水澄空,垂杨拂岸,舟行甚……见富察太夫人。情景历历在目,因赋诗二绝以记。

感慨先慈见背已十载,复远离乡国,欲一覩松楸亦不可得;回忆莱彩承欢时,恍如游仙梦醒。

诗社活动,宝与太清、棟鄂少如同作《消寒九首》(寒窗、寒砚、寒灯、寒月、寒云、寒山、寒江、寒鸦、寒林),太清所作该组诗后用于其所著《红楼梦影》第二十九回。

岁末,接寄母李太夫人家书,赋诗答奉,有云:“有客来故乡,寄到书一幅。长跪剖双鱼,情深不忍读。训语多周详,离怀倍感伤。别终三百日,魂梦依高堂。”

与太清唱和,太清《倒次湘佩韵》有云:“不及空山无所识,放歌随意傲烟霞。”太清作《看花回·题湘佩妹默林觅句小照》。

是年英军犯长江。六月,李云舫以新选安徽宁国府知府、署太常寺少卿,受命驰赴清江浦,会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办理江北防堵事务。十一月,李云舫之子李麟遇在宝应县地方拏获结捻首犯马淙禹。十二月,李云舫授署漕运总督。李太夫人寄书与宝言云舫升署曹督事,另有《别后见怀寄示》四章贻宝,其四云:“人生有聚散,骨肉无久欢。春明逾五载,怆然返故山。故山不可见,存心托鸿雁。愿言释离忧,努力加餐饭。”宝赋《答李寄母作》,有云:“有客来故乡,寄到书一幅。长跪剖双鱼,情深不忍读。训语多周详,离怀倍感伤。别终三百日,魂梦依高堂。……追随既无术,孺慕向谁说?自怜寸草心,高厚酬何日?”

高韵生因讹传其夫婿阵亡而自缢,卒年三十二岁。

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三十六岁。

上元(今南京)梅竹脚(碧兰)闻名相契已久,迟至是年春始得握手,未几,竹脚随任赴闽,临行出其姊看云子《看云阁诗》并序,嘱宝采入诗话。宝赋诗一绝题梅竹便面,为之送行。

与太清、云林游西郊花之寺(即法源寺)看海棠,即席次宝韵唱和。

作《春夜对月》诗,太清次韵和之。

作诗《癸卯梦中所作》,有句“杨柳四围山一抹,桃花红到竹篱边。”

初夏,会稽宗穆君(康)以芍药词来相质,宝亦赋四章。诗中自注云:“都中牡

丹绝少重台，逊芍药远矣。”(其三)又注：“前岁花前送赵淑芳回皖，去岁送温润清赴黔。”(其四)四诗甫脱稿，瓶中白芍药忽盛开，内有一大朵如玉盘盂者，中间红瓣一层团团围绕，娇艳异常，当为极具观赏价值的重瓣(重台)品种，宝名之霓裳紫绶；另有其他花色不同者四，宝由是各赋一绝，得诗五首。

潘虚白太夫人以客岁八旬寿礼芝草赐赠宝补养病体，宝赋诗二绝报谢。

中伏日与太清等游净业湖(即什刹海西海)，次宝诗韵唱和。

夏，阳湖(常州)恽岫云(湘)来访，宝得悉其孤苦详情。

夏，窗前一丛细竹忽发新笋五枝，解箨后竟至寻丈，宝夫妇为之唱和。

读史有感，赋诗二绝，其二云：“金牌十二促归程，此事千秋最不平。养寇但知廉厚禄，惟愁边将大功成。”

章曲江过访宝夫武凌云，赋诗三律，宝和之。

鄂松亭妾潘素娟病歿，宝赋诗悼之。

七月既望(十六日)，宝因忆数月未晤张孟缙，口占一绝，尚未录寄，次日便收到张孟缙来函录示《虞美人·月夜见怀》词二阙。宝“骇异何心心相印一至如此”之余，愈觉“我两人之交情非同恒泛矣”，因而即和二阙。

立秋日，虚白老人以诗及莲藕见贻，宝迭韵赋诗六首奉答。虚白老人来书云长孙妇潘蓉裳有遗诗及画散佚于南，不及采入《名媛诗话》，与士子之不遇同一慨耳。

恽岫云赠诗，宝依原韵和作。

凭窗对雨，以虚白老人韵赋诗寄孟缙。

孟缙弟媳包孟仪寄赠隶联曰：“卷中柳絮倾心久，梦里梅花识面时。”宝回赠梅花小幅暨诗报谢；孟缙妹纶英赠手书楹贴，宝回赠梅花茶画幅暨诗报谢。

依虚白老人以铁峰道人所写朱竹命题，赋诗一绝。

赴津门省寄母李太夫人，云林相约同行；时湘菜忙于漕运总督任职，宝与李太夫人、湘菜妻曹云锦及子小舫等相聚十日。往返多有诗纪行。

题梅赠佩箴女史。

为弟子宗穆君“采药侍隐图”题诗四绝。

宗静芸女史赠诗，宝和之。

太清作《菩萨蛮·次湘佩韵》《虞美人·雨中答湘佩》。

春，李云舫会同耆英筹办江北善后事宜，九月，以三品顶戴为漕运总督。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三十七岁。

春,举家患喀,幼女武紫薇独重。宝昼夜抚视。女知不安,每以谗词相慰。是岁腊八日,忽然呕吐,身热三日后,眉际现黑泡一片。医云:“此逆豆十日症也。”百药罔效,殁于十七日巳时。年仅八岁。宝有“七年翼复,一旦珠沉”之哀叹。紫薇及其姊笈霞皆前室章恭人出。

次女笈霞及其侍女箬鸿作《春诗》。是年笈霞十二岁,箬鸿十八岁,后者归于宝仲兄啸珊为笈室。

仲春,与太清、云林游南城花之寺看海棠,宝赋诗纪行,太清亦作诗次宝韵。

春夜,对月有感,赋诗寄太清,有“嫦娥如解语,为我索新篇”句。

暮春,过太清二亩园,作诗二绝,其二有“有约倾婪尾,花前再举觞”句。

观赏杂剧(折子戏)《邯郸记》《黛玉葬花》等二十四出,各成一绝。

仲春七日,过许滇生大司马堪喜斋,口占七律,并索屏山、云林、云姜和作。

三月,寄母李太夫人辞世,李云舫丁忧离职,宝亦为之服丧。

三月二十三日,好友陈仙九歿,宝赋诗四首以寄哀思,其三有句:“红闺知己年来少,争忍花前又哭君。”

孟夏,山东华阳蔡冷香读《鸿雪楼诗集》,画红绿梅扇题诗赠宝云:“半生兰蕙空山怨,一管珊瑚碧海愁。湘水可溅仙子佩,蓟门合作锦屏游。青灯有梦供亲饌,赤子多情瘞古邱。陟屺我嗟犹未葬,螟蛉君又寸肠柔(余失恃,闻君因寄母李太夫人弃养,为服期丧人以为难)。”宝即依原韵赋和二首。时冷香三十仍不字,有侍养以终之志,长斋绣佛,间而作诗。

画梅并题诗寄伯母鲍太安人与好友蔡冷香等。

太清以紫牡丹见惠,宝赋诗答谢。

夏夜溽暑,与夫联句,时寓居椿树胡同。

中伏日,与太清游净业湖观莲花,太清四女以文郡主随行。宝口占二绝并索以文和。观莲归来,意犹未尽,复口占一绝。

题诗红绿梅二绝送弟子宗穆君随任湖南,其二有句:“婉婉怜君至性真,两年问字意何亲。”宗曾授诗于裕东才媛岩希孟。

荷花生日,虚白老人以莲花与莲实见贻,宝赋诗纪之。

为榴花、水仙、芙蓉、桂花以及天竹黄梅题画。

作诗二首乞屏山画松竹。

孟秋既望,游金鳌玉蜆观莲,作诗纪之。

秋日,过福连室赏桂花,听云林鼓琴。

仲秋日杪,虚白老人命姬人节孝李孺人手制新饌见贻,宝赋诗报谢。

为项若眉《脂学楼诗稿》题诗,评曰:“清思同朗月,秀格似寒梅。”

为陈慕青《信芳阁诗草》题诗二首,评曰:“自擅吟情通画理,闻将花草写新诗。”(其一)慕青工画,时随宦津门。

冬初,张孟缙弟媳包孟仪病逝。孟仪二十一岁来归孟缙弟仲远,归十六载,卒年三十七。孟缙闻讯大恸晕绝,宝曰:“其情能感人如此,平素为人可想。大令撰事略数千言,文情兼至。”赋挽词四律,其四有云:“柳絮倾心久,梅花识面时。感君遥赠意,墨迹尚淋漓。”诗末注曰:“去岁孟仪自书分隶撰联见寄云:卷中柳絮倾心久,梦里梅花识面时。”时仲远谒选留都。

小春(十月),张兰芬从滇中寄书来,文情备至。

七月十六日,弟子韩畹卿之弟樾亭逝。

吴藻《香南雪北词》刊成,自记叙其事。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三十八岁。

试灯日与元夕,均有写梅之作,前者有“忽忆故乡梅信早,拈毫自写一枝看”句,后者有“端详记得横斜影,放鹤亭前近水枝”句,均显见思乡之情。

为查菡卿女史《秋原戈雁图》题诗二绝。

为张仲远《海客琴尊图》题诗。

读《卧云阁诗草》题绿梅画扇寄孙九畹夫人。

为朱葆英女史花卉画册题诗。

兰陵程梅雪因亲疾刲股致病而歿,宝为其《竹篱茅舍遗诗》题诗。

为蔡清华夫人牡丹玉兰画幅题诗。

春仲,张孟缙以若绮《哭弟妇包孟仪哀辞》见示。情真语挚,宝击节之余,尤为感叹。

夏,病。为太清“紫薇仙蝶图”题诗。

闻伯母鲍太安人弃养,感怀赋诗。

义兄李云舫妾王月涵辞世,宝赋诗二绝悼之。

立秋日,为清华夫人画梅。

宝故乡一别,忽尔八载。龚瑟君致函宝云爱女荏洲叔茆吞金殉夫,瑟君父闾斋观察丽正、长兄定庵祠部巩祚亦相继弃世,瑟君悲不聊生,宝赋寄怀诗以为慰藉,瑟君作和诗四章,可谓短歌当哭。

初秋，与太清赋词唱和。

九月九日，因病负登高约，有感赋诗。

为张伦英《绿槐书屋诗稿》题诗四绝。

为太清《紫薇仙蝶图》题诗四绝。

秋日，太清招看桂花于金山宝藏寺，次子友悖随行。

冬，与宗寿香把晤论诗。

张仲远出宰武昌，宝为其《谨言慎好斋诗集》题诗送行。孟缙随弟仲远同赴武昌。

朱小菑弃世，宝为之悼嗟。

春，弟子宗穆君随宦湖南，卒于旅次，其姑宗寿香恸悲逾恒。

李琬遇归宁，其父李云舫赐之以月涵女史手制桃花粉，琬遇转赠小云弟姬人相梦兰。琬遇常问字于宝，闻宝诗话将成，寄《感成》诗二绝，其一云：“昔日桃花面上红，而今零落付东风。几回追忆生惆怅，彷彿眉痕映镜中。”琬遇母曹云锦夫人亦解文翰。

四月，富呢扬阿卒于陕甘总督任上。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三十九岁。

初春，江苏蓉江陈慕青入都，投诗拜访，示以画幅，赠诗有云：“青莲合下宣城拜，愧我粗才合让君。”宝赋诗二首作答，遂得订交。

为翁绣君《群芳再会图》题诗二绝。

为太常仙蝶牡丹图题诗二绝，该图系胡智珠为程孟梅夫人所作。

仲春下浣，湖北阳新陈光亨(秋门)跋《名媛诗话》。余淑苹随夫秋门假归回里。宝往送之，潸然出涕。

清和(四月)二日，恽岫云招宝游京师名园半亩园看花，得与完颜华香(佛芸保)把晤。华香年方十五，吐属风雅，贤淑可亲，出《清韵轩诗稿》山水小幅见示，诗既娟秀，画亦清腴，家学能承，闺中罕遇。宝以《癸卯梦中所作》“杨柳四围山一抹，桃花红到竹篱边”诗意，嘱完颜华香作小幅。翌日寄来，潇洒可爱。宝赋五古报谢，有曰：“愿结忘年交，同游翰墨场。”华香遂来问字，从宝为弟子，校《名媛诗话》卷九至十二。

在半亩园阅恽珍浦太夫人遗作《读〈见亭侍郎诗文集〉》、华香女公子《〈清韵轩诗稿〉山水画幅》，率尔成诗。恽珍浦(珠)为见亭与华香母，见亭乃完颜麟庆字。后者官至河南总督。

为恽珍浦媳洪友兰小影“锦屏富贵图”题诗二绝。

清和下浣，偕太清枣花寺看牡丹，并观拙庵上人青松红杏手卷，卷中百数十年名作如林，宝因感赋诗一律。

梁溪（江苏无锡）秦小香贞女（秉芝）侍母来都，闻宝名，屡次欲过访不果，是年夏南旋。宝录之以志神交。

为清华夫人画牡丹蛱蝶图题诗。

夏日，为冯夫人写梅题诗。

与夫月夜联句，时宝读《史记》。

与弟子华香同作《新竹》诗。

为海盐朱吉云女史令慈作“瑶台仙梦图”并题诗四绝。

张孟缙自武昌寄诗一册与宝，有《自江夏舟至武昌》等诗，而寄宝七古一篇沉郁顿挫，尤称杰构。

八月既望，前室章恭人所生次子友惇（小字延年）歿，宝作《哭次子友惇并序》《前诗成而意未尽，复成二章》。此后，还有数诗诉说丧子之痛。

重九后五日，接慕青诗函，作诗怀之。

为云林写梅题诗，有“无端十载同羁旅，写到寒香意惘然”句。

清华夫人馈赠仕女图“纨扇美人”“花篮美人”“折梅美人”“牡丹美人”。宝为之各题一绝。

分别作诗寄云舫十兄与陈静宜夫人。

冬，《名媛诗话》落成十一卷，复辑题壁、方外、乩仙、朝鲜诸作为末卷，共成十二卷。日后，复补续集上中下，完成全书十五卷，宝自序。后有山阳秦焕序（光绪二年），武友怡跋（光绪五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四十岁。

宗寿香（梅）奉讳南归，宝为其“江上望慈云照”题诗六绝送别。

作诗题梅赠方勉甫。

春，四十诞辰日，太清、云林、素安、咳兰、岫云、华香均有赐祝。宝作《四十初度口占》四律，有云：“半生多难历羊肠，快编碎玉诗千首。”（其一）“偶寄闲情临玉版，且安冷宦隐金门。窗前问字怜娇女，灯下哦诗课幼孙。”（其二）“顾影鸰原萦别梦，和鸣鸳侣喜知音。”（其四）时编《名媛诗话》十二卷初竣，大儿友怡需次苏城。

春，得余淑苹手书，文情凄惋，读之怅然累日。

拟琴棋书画四题(荷榭弹琴、松下围棋、桐荫摹帖、蕉窗读画)与太清同作。
作《雪夜围炉》《月夜临池》《风夜说鬼》《雨夜读诗》,以和太清《夜窗四咏》。
初秋,访半亩园,弟子华香侍游。

秋,闰友为宝排解西河之痛(悼人丧子);宝偶读归佩珊《悼伤》一律,悲从中来,不能自持,为之涕下。闰友陈慕青闻之致诗有云:“巫咸莫救苍舒恨,不独君悲我亦惊姊近抱西河之痛。”(《谢武夫人沈湘佩寄惠画扇画帧丽参饼茶兼以寄怀》其一)

秋日,游圆明园,见溪中白鸭有色如桃花者,明艳可爱。赋诗纪之。
与清华夫人诗画往来频繁。

秋日晓行圆明园,赋诗二绝,其一有句:“记得屯田诗意好,晓风残月不胜情。”

雨中,文孔修师母招游金山宝藏寺,与世姑世妹、李婉遇女侄子同游。赋诗二律纪行,有句:“师门恩重感尤深,一片慈云许借阴。”

中秋日,接夫书,宝回函有云:“萱折兰摧感百端,离怀怕见月团圆。”时长孙傅谟随夫同行。

赋诗四首和陆次山通守。

秋日,抱恙。孟缙来书,两人“同抱珠沉恨”,有出尘之思。

冬,与岫云诗书往来。岫云赠赏雪近作,宝步原韵作诗以寄。

李云舫妻曹云锦以手织丝绸寄赠,宝赋诗以谢。

岫云母逝世,宝作挽诗,有句:“骨劲梅堪侣,心虚竹可师。”

题《西湖垂钓图》,赋诗二绝,其二有句:“十年梦绕西湖月,不独莼鲈动客情。”

梁德绳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女云林南归扬州奔丧。

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四十一岁。

张孟缙自武昌返都,出诗一册,读之沉雄浑厚。

春,送云林就养维扬,赋诗二首,其二有句:“论交久已忘形迹,知己何堪远别离。”

清明,因思故乡感怀赋二绝,其一有句:“年年憔悴客天涯,插柳何须记岁华?”

暮春钱春日,张孟缙召看牡丹,藉与恽岫云话别,宝即席赠二绝,其二有句:“锦帷绣幄春风里,第一花逢第一人。”弟子韩淑珍(晚卿)和之,有“得亲绛帐三生

幸，闺阁高才第一人”之句。太清曾屡约宝看花，未能成行，是日，太清送藤花茶糜，宝赋诗二绝致谢。次日，淑珍又写《墨兰滕诗》为贻，有“何期青睞及，许侍绛帷纱”句。宝感其推崇太过且虚心好学，再摘其近体诗作数联入《名媛诗话》。宝读淑珍《画香楼诗词稿》并赋诗，有句：“诗情俊似春杨柳，词笔妍于秋海棠。却喜兰英逢逆旅，敢劳道韞列门墙。”末句即针对上述《墨兰滕诗》诗“何期青睞及，许侍绛帷纱”意。

岫云南归兰陵，宝赋诗多首并题梅，及赠手制玫瑰酒并赋诗二绝，其二有句：“壶中天地非常阔，此境闽中太白知。”清明，恽岫云以《感怀诗》见示，宝读之黯然，因赋《浪淘沙》一阙寄之。夏，岫云又以茶瓜诗幅画扇相贻。二人相互赋诗赠答多首。宝感慨岫云诗词字画无一不佳，惜处拂逆之境，生趣全乖，笔墨荒废。

题红绿梅帐沿并作诗二首寄慕青。

孟缙庭中合欢盛开，娇艳可爱，宝因赋诗纪之，夫寅斋有和作。

夏，宝以暑疾缠绵，心怀恶劣，偶思《谐铎》中载《湘管集葩经》花名有并头并蒂连理叶低等式，戏仿为之，得药百零八种，皆不出于草木者。

秋日，偕岫云登陶然亭，赋诗二绝。

为清华夫人所画“天女散花”“奇阍垂钓”“卷帘待燕”“对镜簪花”“剪灯听雨”题诗。

九月十日，女友愉纳采（定婚礼）。

江苏长洲（今属苏州）彭蕴章（咏莪）侍郎以《简缘诗草》《兰台遗稿》见赠，内附琼楼、芸晖两吟草，宝始得披读。

秋，宝与夫携次女友愉南归。寓居春明（京师）已十二载，最相契者西林太清、张孟缙，不减同气之谊，闻宝将南归有日，极尽绸缪以诗宠行，情现乎词，弟子韩淑珍亦有诗作送别。雄县晓发赋诗寄都中诸闺友；汶水道中赋诗寄孟缙；在阴平吊淮阴侯墓，赋诗有句：“千秋恩怨俱陈述，抔土荒凉落日低。”至扬州喜晤云林。南归途中，宝作纪行诗十多首，记载经雄县、赵北口、景州、茌平、汶水、峰山、阴平、桃源沿途所见闻。

嘉平上浣（十二月上旬），抵安徽来安，祭扫先姑王太恭人墓。

是年，宝与夫唱和多达十九首。

小春（十月），韩淑珍校读《名媛诗话》一过，女武友愉（笈霞）校字续集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四十二岁。

一月二十四日，太清赋《长相思·雪窗寄湘佩二首》，其序云：“己酉正月廿四，

雪窗寄湘佩二首，用独木桥体。”其一：“过新年，贺新年，马齿空加又一年。浮生能几年？是今年，是明年，试问君归在哪年？愁人日似年。”

立春后十日，为《温润清传》题诗。

暮春，宝返抵杭州，孙秀玉（静筠）招宝及苹香、玉士饮湖上。是日微雨，宝与诸闺友唱和。继孙秀玉招游数日后，吴苹香、鲍玉士又招为湖上之游。亦是唱和频频。苹香有句云：“诗酒未忘京国梦，湖山不改故园春。”苹香以新刊《香南雪北庐词稿》见示。

宝与吴苹香、鲍玉士重游西湖水仙祠，该祠轮奂方新，比丘俗甚，将池规方，杂花与山石皆划去，廊已成厢，油漆之味熏人。幸双松尚存，对之不胜沧桑之感。乃访南山瑞云禅院，老僧茶毗已久，又为庸僧将花石删削，另起楼台，杀风景者，无独有偶。宝与闺友相对浩叹，不乐而出。

项祖香与宝神交十余年，此番宝返杭始得把晤，相得甚欢。

与同里关秋芙（瑛）倡和，极湖山之乐；秋芙愿假湖楼作寓，因匆匆返棹不果，往乃承以七律见赠宝。

重阳，太清作《九日忆云林湘佩》。

宝与太清经年之别，思不可支，幸太清诗函常至，藉慰离怀。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四十三岁。

武凌云先行回京。

冬日，宝携友愉再次返杭扫墓。

雪后，关秋芙（瑛）集陈湘英、李佩秋、鲍玉士、周暖姝诸闺友宴请宝于巢园妙吉祥室，出《花奁集》《众香词》，读之，觉缠绵哀艳，音节凄清。秋芙年方二十余，丰神秀美，伉俪多才，性耽禅悦，人有金童玉女之目；家擅园林之胜，诗得唱和之乐；而清愁一缕，萦绕笔端，殆天赋欤！宝有感即席赋赠一律，关和之。同席陈湘英、李佩秋及鲍玉士亦和之。

咸丰元年（1851），辛亥，四十四岁。

正月十一日，洪秀全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

正月三日，宝欲往戴家河许云林处，吴苹香止之。二人对雪联句，得五律一首。吴藻复用前韵作五律一首，宝原韵奉答。

为魏滋伯《广文诗集》题诗。

正月十五上元日，天竺礼佛。宝赋诗纪之。

试灯后十日(正月二十三日),周暖姝约吴苹香及宝掣女友愉同往皋亭山下崇光寺探梅。宝起《清平乐》首句,苹香、暖姝相续而成。又作《皋亭探梅口占呈苹香暖姝》五律一首。暮,宝花下口占七律一首,苹香和之,有云:“素笺作草书成圣湘佩书联于寺,好句如仙气自华。”苹香以诗代柬,宝依次奉答。当夜风雨通宵,枕上迭前韵复作一律;次日晓起,暖姝伉俪诗至,宝迭韵奉答。

新正下浣(正月下旬),晤安徽凤阳方蛟邻,方性极温雅,爱才如命,与宝湖上探梅,衙斋设宴,兰谊优渥;宝偕德华少夫人、静芳女公子、陈贞卿暨女笈霞同游,苏公祠观双鹤,舟次作诗四绝。

于蛟邻斋中,会晤无锡才媛秦宜人。一面之识,秦即赠宝七律二章,有“清风林下久心倾,应是神姝谪玉京”,“一代骚坛树旗帜,千秋才调轶冠中”之句,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蛟邻寄书介绍宝与随任嘉兴的无锡才媛丁善仪(芝仙)相识,认为二人乃“珠联璧合,亦闺中之韵事”。

新正杪,方蛟邻辞别,宝赋诗一绝送行。

仲春朔日,欲辞家北上,苹香赋诗赠别,宝和之并留别钱塘诸闺友,有句:“魂消南浦三篙水,梦绕西湖万树花。”

仲春八日,携次女友愉乘舟启程北上,至嘉兴(古称槁李)鸳湖,县令杨炳继室丁善仪已遣人探问数日,闻宝至,即官舆相迓,把晤倾谈,殊恨相见之晚,承订金兰。为丁《临云飞经》题诗二绝,并步丁诗原韵奉和一绝。二人同游陈园(金陀别业),览湖山花木之胜,宝赋诗留别。

三月,续程至广陵(扬州),访许云林、云姜、钱伯芳,班荆道故,旧雨情深。云林为居停主,皆欲尽平原十日之欢。宝感其意,为留三日,上巳日同览东园之胜,话夙昔之情,尝鲚鱼羹,饱车螯饌,珍馐络绎,贻馈不绝。云姜、伯芳晓至暮归,相忘形迹。

清明,临别以诗四绝赠云林、云姜、伯芳,后者亦复以诗壮行。

与次女友愉续程北上,途经桃源、皂河、邳州、圯上、铜山、东平、藤县,在“饱看桃柳四千里,小历舟车五十天”后,抵达京都。沿途作纪行诗十多首。

入夏,暑疾缠绵,又闻王蕴香母子皆亡,为之伤感而赋诗。

七夕,苹香诗函至,宝依原韵赋以和作四首。

作诗四首寄似松、纘哉、竹庵、梅崖诸侄,谆谆教诲、殷殷训诫。

立秋日,足疾,敷以莲瓣,镇日跣趺坐,赋诗四律寄苹香。冬至前三日,又作诗寄和苹香。苹香原作四律,其三有句:“红闺诗领袖,健笔擅三唐。”

重阳日,赋诗寄丁善仪。

与屏山、太清同游悯忠寺(即法源寺)。

屏山招看盘莲,一藕四花,具诸色相,宝因赋四章以纪嘉祚。
是年,以灯花、莲子等为题与夫同作唱和。

咸丰二年(1852),壬子,四十五岁。

上巳日,同屏山过天游阁,观红桥绿水,赏海棠丁香,因赋二绝呈太清。

上巳后五日,过访半亩园,赋诗赠弟子华香。

三月下弦后一日,喜雨,与太清、少如游山,赋诗一绝呈太清。

题梅花账沿赠沈剑芝。剑芝于归潘氏,潘氏歿,剑芝为之守贞。

慕青来书,有咏芍药诗并以晶盐等见贻,宝赋诗报谢。

为清华夫人梅兰画幅题诗。

为《商山四皓图》题诗二绝。

明著名画家沈周(字石田)所作山水长卷为项屏山夫许溟生收藏,承屏山囑,宝为之题诗。

嘉平(十二月)三日,得家书,知傅谟孙妇遗腹生子,悲喜交集,赋诗以志。

秣陵(南京)朱琴仙过访,贻诗和宝题梅韵。

咸丰三年(1853),癸丑,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进入南京,定都南京,号天京。三月底四月初,太平军先后攻克镇江、扬州。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十月攻克沧州,尽屠全城;十月二十九日,攻占静海,进逼天津,震撼北京。

屏山六十初度,宝作长律以贺,有句:“湖山秀美钟灵秀,奇才偏毓璇闺中。”

赋诗一律送苏云裳随任岷州。

夏日,过访天游阁,太清出示亡夫奕绘画册,宝因成四绝以纪之。

中伏日,过访堪喜斋,并作诗以呈屏山。

夫凌云种竹后得雨,宝因喜作诗与夫唱和。

为丁重甫孝廉《夔寿图》题诗。

秋,慕青来都,二人喜晤,宝为之赋诗二绝。

为沈念农督学山西所著诗集题诗。

秋日,怀念孟缙,作诗以纪,诗末注感慨孟缙弟仲远忠勇卫国。

咸丰四年(1854),甲寅,四十七岁。

春,应弟子婉卿所求,画樱花并赋诗一绝。

暮春下浣，游九龙泉，拜鄂松亭先祖乌星伯公墓，继游松亭别墅，皆有诗纪之。

赋诗二首送沈念农督学皖江。亦作诗送沈果台南旋，并与后者唱和。

武凌云外放朔平府(朔州)知府。随夫赴晋离京前，临歧赋诗与松亭及婿李宝传(笺霞之夫)留别。时闻李云舫被议，为之扼腕。

在京时，昆陵吴佩萱屡屡过访，宝赴晋临别，佩萱赠诗云：“晋阳旧游地，羨子驻鱼轩。户有十年蓄，河来九曲源。袞衣香闺静，绣幃郡楼尊。最好题诗处，中条绿到门。”其女莲甫，秀丽能诗，宝暇辄与论古今。送宝赴晋时亦赋诗二绝以赠，其一云：“三载劳师教，无才率性真。匆匆话离别，山色逐香轮。”莲甫诗显见执弟子礼之意，佩萱的诗则有作宽慰意。抵晋后，宝依原韵答和莲甫送别诗。

夏，启程离京，经涿州、定州、新乐、滹沱河、井陘、四天门、槐树铺、桥头、辛兴、泰安岭、寿阳、阳曲，历经艰辛方抵达晋阳(并州，今太原)。沿途作纪行诗十多首。

经涿州时有感张理庵而赋诗，并于途中作诗寄二兄啸珊及女笺霞。

抵达阳曲后，作诗寄太清，以诉羁旅之愁、思念之苦。太清亦有《次湘佩寄诗韵》和之，其间有云：“沿途事事叙书里，冒暑长征苦无比。当此炎天行路难，蔬饭窑居风景鄙。……座中牛耳问谁持？词坛惟许君为主。……两字平安寄晋城，附将俚句报君情。”

文孔修师母手植盆兰盛放，因囑画工图之悬于壁，宝奉命赋《浪淘沙》二阙以寄呈。

客窗坐雨，作长诗以抒感慨，寄都中诸闺友。

慕青有寄怀之作，宝赋诗奉答。

入伏后，溽暑难耐，因忆京都与诸友游观莲荷旧事，遂成四绝。

太清寄来茨实。茨实，可入药，健胃去湿利目。宝赋诗致谢。

初秋，寄并州剪与太清，太清作《金风玉露相逢曲·谢湘佩寄并州剪》申谢。

重阳思太清，赋诗以寄，有句“异地客如篱菊瘦，故乡鲈共水莼肥。”

冬日，随夫过代州、雁门关，至朔平(今右玉)。沿途艰辛酷寒，见诸诗作。

嘉平望日，对月思友，用中秋见怀韵赋诗寄太清。

除夕，用庚戌除夕原韵赋诗寄苹香。

《鸿雪楼诗集》十五卷收诗至是年止。

六月，关瑛作《梦影楼词自序》，其间有云：“自交沈湘佩湘涛诸君，榭筒往来，人始知有余词者。”

咸丰五年(1855),乙卯,四十八岁。

三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首领林凤祥率军突围被俘,送京陵迟处死;五月,北伐军全军覆没。

仲冬,陈静宜暂寓所亲处。

咸丰六年(1856),丙辰,四十九岁。

九月二十五日,英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正月,陈静宜随宦之并州,作《即事感怀》三章,其一云:“乍喜燕幽已戢兵,駟车忽作晋中行。身当失意飘零惯,地是殊乡去就轻。客旅无花溅别泪,阳关有曲奏离声。太行西望休愁险,此日人心更不平。”抵晋后,遂寄近年所作与宝,宝阅之,觉慷慨愈深,时事使然耶。

余季瑛逝世,卒年五十九岁。

咸丰七年(1857),丁巳,五十岁。

十二月,英法联军陷广州。十二月廿七日,清军陷镇江,太平军退回天京。挚友许云林于是年逝世。顾太清有词《意难忘·哭云林妹》,记与云林睽违十年后,从杭州回京诉说家乡所受“离乱兵荒”之苦,忽病入膏肓而辞世。

关瑛逝世,卒年三十六岁。

咸丰八年(1858),戊午,五十一岁。

寄太清《梅花诗扇》六绝、《春柳》四律等诗,太清次韵和之。

太清作《秋日感怀兼忆湘佩少如诸姊妹用杜工部〈秋兴〉八首韵》,有“六十年来成一笑,如霜赢得鬓丝垂”句。

咸丰九年(1859),己未,五十二岁。

冬日,自山西寄汾酒与太清,有书云,汾守某乞画梅花,自题诗有“好携庾岭花千朵,细酌横汾酒百壶”之句。某竟以汾州(山西汾阳)杏花村酒报之,宝遂分十五斤赠寄太清。太清以诗申谢。

咸丰十年(1860),庚申,五十三岁。

六月二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并建立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八月,英法联军陷大沽,入天津。九月,咸丰帝逃热河。十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纵兵烧杀抢掠,清廷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秋，寄书太清欲借居避乱，然因故未到。顾太清《咸丰庚申重九有感》诗序纪曰：“湘佩书来，借居避乱，数日未到，又传闻健锐营在北京香山被夷匪烧毁。家霞仙不知下落，命人寻访数日，未得消息，是以廿八字记之。”其诗有云：“欲插茱萸人不见，满城兵火过重阳。”次日，喜逢霞仙。

二弟咏楼御贼阵亡殉难。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五十四岁。

以西湖散人署名为顾太清(署名云槎外史)《红楼梦影》作序，有云：“云槎外史以新编《红楼梦影》若干回见示，披读之下，不禁叹绝。……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无终身之约，泪尽归仙，再难留恋人世间；神瑛无木石之缘，有金石之订，理当涉世，以了应为之事。此《红楼梦》始终之大旨也。”或可与其诗《〈红楼梦〉戏作》所云“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互为发明。

同治元年(1862)，壬戌，五十五岁。

五月一日，英法联军攻陷嘉定；十日攻陷宁波。五月十一日，捻军张宗禹部入陕西与太平军联合。

是年，宝当已随夫自山西朔平府告归就养于京。宝侄沈继曾在为《鸿雪楼诗选初集》所作跋中称：“姑丈自山西朔平府告归就养在京。”

五月十八日，婿李宝传病故。

六月十一日，宝辞世，享年五十五岁。

太清《哭湘佩三妹》诗五首，其一云：“卅载情如手足亲，问天何故丧斯人？平生心性多豪侠，辜负雄才是女身。”其二云：“红楼幻境原无据，偶耳拈毫续几回。长序一篇承过誉，花笺频寄索书来。”诗后自注：“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姊年近七十，如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其三云：“谈心每恨隔重城，执手依依不愿行。一语竟成今日讫，与君世世为弟兄。”诗后自注：“妹歿于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余五月廿九过访，妹忽言：‘姊之情何以报之？’余答言：‘姊妹之间何言报耶！愿来生吾二人仍如今生。’妹言：‘岂止来生，与君世世为弟兄！’余言：‘此盟订矣。’相去十日，竟悠然长往，能不痛哉！”

太清《壬戌九月十九日妙光阁哭湘佩》诗：“寺门遥望已心酸，况是萧条九月残。剪纸可能知我忆，碎琴无复为君弹。半杯香茗和愁奠，两壁哀联带泪看。小院西风肠断处，一间板屋寄双棺。”诗后自注：“壁上有‘廿年来深荷慈恩，抚我鞠

我更兼教我,抱恨未能酬罔极;两月内迭大故,夫丧母丧今又父丧,伤心何忍恋余生’。此系湘佩第三女(次女?)武笈霞手书。因李宝传于五月十八日病故,湘佩卒于六月十一日,武寅斋先生卒于七月初一日,故有是联云。”

太清作《风雨感旧》诗序云:“同治元年长夏,红雨轩乱书中检得咏盆中海棠诸作。旧游胜事,竟成天际浮云;暮景羸躯,有若花间晓露;海棠堆案,红雨轩争咏盆花;柳絮翻阶,天游阁分题佳句。今许云姜随任湖北,钱伯芳随任西川,栋阿少如就养甘肃,富察蕊仙、栋阿武庄、许云林、沈湘佩已作泉下人,社中姊妹惟项屏山与春二人矣。二十年来星流云散,得不伤心耶!”

七月一日,夫武凌云逝世。

吴藻逝世,卒年六十四岁。

(王力坚,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著有《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等。)